

九江府志卷之十

學校志

泮宮作而采芹之頌出學校廢而子衿之刺興則學之隆替世之治忽實繫焉近世號吏治者率寘風教于可緩稍逸出者亦姑曰士惟業文而已其居之新與故何尤蓋皆不知爲政之所先也按春秋慎用民力凡所興作必書至於僖公修泮宮復闕宮矣斯董其後史克頌其事以

九江府志卷之十

一

營宮室宗廟重本也雖用民力所不廢焉故不書以是推之則凡因陋就簡不以學校爲重者皆非春秋意也爰志學校

本府儒學在郡城西南隅半里許面蓮花池宋開禧間知軍州事余崇龜置元因之至正六年總管劉恒增葺殿廡如度尋燬于兵

國朝洪武元年知府龔琬仍舊址重建殿廡越六年同知鄭暉以學制弗稱拓而增之創堂齋櫺星戟

門泮池師生廨舍庖湏庠庫各有所矣洪武二十
年知府黃惟清重修

御製五箴碑文

敬一箴有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
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
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
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
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夫理而
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元后受
天付託承

府志卷之十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
之所係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
故必兢兢畏慎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
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
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
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
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
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
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
逸信任耆德爲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
純工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
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勗云
人有此心 萬理咸具 體而行之 惟德是據

敬焉一焉	所當先務	匪一弗純	匪敬弗聚
元后奉天	長此萬夫	發政施仁	期保鴻圖
敬怠純駁	應驗頓殊	徵諸天人	如鼓答桴
朕荷天眷	為民之主	德或不類	以為大懼
惟敬惟一	執之甚固	畏天勤民	不違寧處
日敬維何	怠荒必除	郊則恭誠	廟嚴孝趨
肅于明廷	慎于閒居	省躬察咎	儆戒無虞
日一維何	純乎天理	弗參以三	弗貳以二
行顧其言	終如其始	靜虛無欲	日新不已
聖賢法言	備見諸經	我其究之	擇善必精
左右輔弼	責于忠貞	我其任之	鑒別必明
斯之謂一	斯之謂敬	君德既修	萬邦則正
天親民懷	永延厥慶	光前垂後	綿衍蕃盛
咨爾諸侯	卿與大夫	以至士庶	一遵斯謨
主敬協一	罔敢或渝	以保祿位	以完其軀
古有盤銘	目接心警	湯敬日濟	一德受命

府志卷之十



朕為斯箴 欽 文 拳拳希聖 庶幾湯孫 底于嘉靖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之 璽

聖諭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程璠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昂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
 意甚為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為註釋與卿等
 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太學士臣張璠謹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賜內閣范浚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嘆曰至哉

聖人

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為必求其端於

天今陰極陽生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在

易之卦為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之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有感焉

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

勵蓋人心之微衆欲攻之者多自視聽言動而入

程頤四箴實養心之大目也况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視聽言動尤當加謹焉者也臣

於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氏四箴乞

留神省覽

府志卷之十

四

聖諭輔臣張璠

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前日因

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其義不能欲已

之心為過只勉強註畧仍咨於卿等欲為藻潤

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朕自念

上荷

天命為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

註四箴須賴卿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璠謹

奏昨者伏承

聖諭仰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熹有言自古聖賢相傳

只是理會一箇心臣竊謂范浚心箴舉其綱程頤

四箴列其目相為發明者也臣以此用功餘三十

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啓發一至於此真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臣

何能贊一辭第當刻石頒布以覺斯世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于天下而堯舜心法之秘

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摹

宸翰與心箴註并行刻布以為斯民斯道之幸

府志卷之十

五

聖諭輔臣張璠

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

氏見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後人其功至矣但於濮

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數語於

末云與卿先藻潤停當然後書示內閣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臣張璠謹

奏伏承

頒示

御註程頤四箴臣仰惟大哉

皇言皆根諸身心達諸政事真見帝王之學與儒生大不同者也何能復贊一辭但未加獎愚臣實不勝惶懼臣竊自念所務之學雖不逮程頤而所遇之

主實萬為過之暇在英宗朝代彭思永為濮議論猶未定况

皇上繼統與英宗繼嗣實大不同使願居今之世議今之禮豈得復守濮議之說哉謹將

御註四箴與范浚心箴通摹宸翰並行刻布以嘉惠天下後世

聖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程璉

太學士張璁以宋儒程頤所作視聽言動四箴來告

朕深切有益於學朕讀已旬日輒述數語權為註解

府志卷之十

用錄出以示卿等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 臣謝遷 臣張璁 臣程璉 謹題

皇上所註范氏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已刻石乞

勅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

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采納但亭宜有名伏乞

聖明勅定頒示內外一體遵行臣等又仰思皇上所著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為親切宜與前五箴並傳合令工部將敬一箴重刻一通設於亭中五箴并節奏

聖諭共六通分列左右以成一代之制其於風化良有裨益謹題請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勅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禮工二部知道

宋儒范氏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
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
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
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
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
從令

心箴

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浚

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
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爲三才有非以形體而
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
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
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
違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真氏特錄

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於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

程子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堯已復禮久而誠矣

原翰

視聽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願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聽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

府志卷之十

視聽得之視聽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天理然視居其首焉程氏說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為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忠與不肖不得並進用舍不至於倒置矣嗚呼

程子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辰論此程氏言聽之要說道視聽乃為出言之機一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視之之道此言聽之之道夫人之於視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盡其善可也耳目之間視聽之際當分要焉若聽之不審則無以知其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別其邪正勿使甘佞之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為誘惑書云聽德惟聰即此意也蓋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體口之與鼻無所禁者惟耳目為重故以視聽為戒朕論之曰口與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於視聽乃彼之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別也鼻之嗅物知其好惡嗅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則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

皆人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既能卓然先覺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又云庶頑讒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於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哉但使吾心泰定不為誦佞之徒所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

程子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宸翰

樞機者譬戶之軸弩之牙也成是兵戎好是喜
好程子之意說凡人之所言必謹其妄出輕發
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則至
狂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
之於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
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
以爲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
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必加謹焉而人
君之言尤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
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
故凡出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
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聰明恃其尊大
肆意信口不論事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遺
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哉
程子之作箴其用心
也至矣嗚呼謹之

府志卷之十

十

程子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宸翰

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
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即天理欲即人欲程子說
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機可否
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思其事之巨細爲其

所當爲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墜失狂躁之病戰
兢惕勵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謹之
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爲當求合乎道理察
其當爲與所不當爲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
之所動爲尤重焉蓋君者以一身而宰萬事不
可適已之欲與夫聽信讒佞輕舉妄動或恃中
國之強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
此類者不可枚舉姑說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
問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非可不畏懼也

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

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願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
乃吾輔臣張璠也願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

府志卷之十

十一

與禮合宜朕未之言君子必知矣夫今璠以此言
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之哉朕罔
聞於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璠之忠愛于
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於
璠也哉用錄此於末云耳

嘉靖丁亥歲季冬越三日註

江西九江府知府臣馬紀頓首謹刊于石

附錄修學碑文

成化六年府學歲久傾圮知府蘇致中拓基昂建
殿廡門宇鑿池豎坊廣射圃赫然一新而規制大

備國使夏寅記九江府蘇侯致中自工部郎中

之所候乃與同知相迪設策集工料創大成殿兩
廡以次戟門櫺星門及厠庫之屬鑿泮池廣十畝
增傍基地為畝幾五十而明倫會饌二堂東西齋
舍皆大更新之撤學門使宏麗外闢賢路長亘三
百步樹興賢泮宮二坊相角立廣射圃為畝十五
而築亭其上又建靖忠書院於學之左方以祀晉
彭澤令陶公唐宰相狄公月吉則躬臨試諸生其
間經始於成化五年之夏越明年四月卒工予受
命督學江西深嘉侯之相悉既而學官暨諸生狀
侯之蹟請記以昭無窮於乎斯文王化之本揚墨

府志卷之十

十一

申韓蓋嘗賊之不勝而老佛之徒晚更昌熾異端
攻之無復有如孟氏者遂至今為梗而奸雄小人
又嘗乘閒毒蠹然而天下國家固自若生民之類
豈能復起不遂以糜爛泯沒因誰為之地耶且以
一郡一邑言之錢穀之出入刑罰之重輕簿書期
會之次以及其詩書禮樂所以興王化則在庠校
惟如是而後成其郡其邑也其間鄙夫賤胥乃謂
在此而不在彼甚者鈞名譽以狐媚于上下務封
植以利悅於眉睫凡諸公廨私舍相燥濕聳觀望
者無不峻治而容飭之而視庠校悠然莫之省心
冠天履地位人之上順指氣使所向如意忍於昔
本若此猶為有人理乎九江自罹兵燹士習未振
六學諸生之在大比每不能與列郡爭衡然江山
之秀未有久鬱而不發於人者豈侯之來天實假
之以際其會異時文化之盛指言自侯始文章不
朽之事予何足以傳姑記侯之蹟及夫天人相感

之機俾學者覽以興焉
漢中洋池蓮花賦
回鑿
奕奕之泮宮兮寔首善之要區
爰儲才而有秀兮
乃日居而月諸稽前聞而詢昔兮
宜有泮池厥事
昉於魯兮詩以頌於僖既歲久而湮沒兮
每瞻眺
而嘖吁顧欲拓其矩度兮何幸獲其曠墟於是輸
目力竭心思披荆榛兮夷陂陀辨磽确兮審膏腴
員番荷鍾兮殆罄百牛之力是版是築兮沿甃千
尺之陂已而引天漢鑿罅隙濬源泉之蕩漾來地
脉之逶迤既消既潔兮纓可濯且瀦且匯兮曠可
滋瀾瀾漫漫兮類源詞之有本湯湯灑灑兮等學
海之無涯迨見日晴氣爽雨歇風徐湛天老之澄
霽仰雲漢之昭回於斯時也濟濟子衿懋焉得其
所顯顯童冠來遊來浴擬為沂乃茲文運弘開后
土效靈靡萍靡藻匪苻匪芹產荷葉兮露瑞駕群
卉兮陳楨不蔓不枝兮胚胎濊溪之派難汗難染
兮牽連玉井之根紅錦爛兮花芳翠蓋偃兮葉纂

府志卷之十

三

至於金鳥起王兔騰偃紅倚綠兮詫嫦娥而離月
殿參差隱約兮疑仙子之駕雲軒風飄飄兮響步
搖墮瓊瑤之片片烟濛濛兮籠袖袂翻翡翠之層
層桃李遠避其穠華蘭菊敢敵其幽馨尤見萬籟
靜沆漑凝仙掌走鸞龍之珠群葩搏捧日之雲于
以騁無端之清勝而壯江州之偉觀也日將晡忽
有一叟自西而來其貌清臞其儀舒徐足欲竚而
名于口欲言而躊躇徙倚良久從容告予乃曰大
比草木得氣之先獨此蓮花古今所憐昔茂叔愛
之而闡道學子瞻植之以占多賢此地荒涼垂今
百年池落成而未幾蓮儼盛而競妍揆諸物理諒
非偶然是皆由 聖人在位而化育之功要亦兆
此地人才登科第而出者自是為盛也叟言既恍
惚不知所之遂召楮生管城子錄其言用示二三
子尚克修勵以 成化九年知府謝峻謂士不以窮
俟將來之徵

達得失為計而疾名之不稱今選于禮部者皆刻
石樹國學若府州縣學宮題名石則有司事也乃
樹鄉貢進士題名石於明倫堂之西北隅學東舊
有文昌祠僉事陳騏命峻毀其像更塑濂溪先生
像於中書太極圖於壁今祠廢統於濂溪許

德化諸邑我九江地臨兵衝生聚數盛衰偽漢友諒屠滅

太祖高皇帝破友諒定江州在辛丑之歲于茲蓋百
有餘年矣雖生理復完而文化未盛秀民至苦為
諸生豈其土瘠民寡而詩書之味短耶予受命來
省學一再臨試思有以作之而知府謝侯峻能達

府志卷之十

四

教化之急凡諸學宮就地力為修之又拾士嘗登
名薦書者礲石刻載使往者不墜而來者可稽以
起也石將立道瑞昌教諭陳毓來告之故而請書
為記嗟乎士之所自好而重焉者孰若道與德世
降而下風墮而澆士之自好而重焉者復有功與
名功名蝕道德者也而君子心乎扶微救陋特取
之取其猶有禮義廉恥之節存其間而民風世道
不至於盡下而澆者蓋賴之也不然士將何所顧
藉可以繫其心不為不善哉故功名者士之砥礪
也形骸未弊欲利絮攻而獨惓惓一名之惜不惟
當年圖且惡沒世之或泯泯也早夜以勤求就業
以固守而禮義廉恥常為之繩尺矩度不敢少自
棄外名之於人也如是其有益哉登科有記進士有
碑作士者明設此虛器誘之而天下固已風走而
響應此謝侯題名之石所以鼓士而予之所望又
未止於是由是履道而據德使功益高名益遠良

史所載太常所藏琬琰鍾彝所識千載之下炳焉與日月同光然則登名斯石者其道遠之邇外高之卑也哉

宗其道也今制學必有廟以祀孔子正欲學者宗其道以脩身正家而為出治之本屬望之意不既深乎何近世之士徒誦孔氏書而不師法孔子故乃徵福於文昌或之甚矣文昌魁前六星未嘗有肖像也異端之徒誣加其號以幻惑天下之人心又恐學士大夫排斥其非也於是因其情投其好而援之若日常情孰不欲登高科縻好爵多男子哉於文昌謂其掌注祿嗣籍則天下後世萌其徽幸之心者皆信慕之矣此其惑世誣民奸情詭態誠如此者意愚夫愚婦惑之固無足怪柰何學者亦甘為所惑而不悟耶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然則人之知不知係乎理之明不明理明則見親力定富貴貧賤禍福生死舉不

府志卷之十

五

足以動其中何異端之能惑雖然理學之不講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吾甚為是懼故所至學廟有祠文昌者悉毀而投之江復揭其幻惑之狀明示諸子而指其學之所向惜其膏肓沉痾未遽釋然亦余學力膚淺不足見信於人也成化癸巳夏四月因謁江州學廟見文昌像亟命毀之祠前有池世傳周子植蓮於此遂謀及郡守謝侯峻肖瀛溪先生像于祠中書太極圖說於祠壁刻晦菴先生所書光風霽月四字于祠之楮於乎先生大明孔子之道于千百載之下者也諸士子果能日究先生陰陽動靜之旨歸緬想先生光風霽月之氣象優游涵泳溯流尋源于以明夫天地之所以覆載萬物之所以並育聖賢之所以為聖賢愚不肖之所以為愚不肖與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無一而不了然於胸中則卓然不為異端之所惑夫然後知所以誦法孔子以修其身而

推以及人者為有本 朝廷屬望之意 成化二十

三年知府趙祺謁學見楹棟腐蠹因加修飭事未

竣知府董潮以弘治改元至於是完之增塑聖賢

儀像飭冕服改射圃於學之東

治之治也夫子得八家立道綏動治也立行來和
治之治也三王治井田學校庠序繼之二者必相
須以行而後可以言治也學校庠序道之地也伯
者之事聖門不道初命之詞亦以三綱為言故能
維持周鼎二百四十二年而不為楚子所移道之
繫於治也如是夫子不得立道綏動於當時而垂
立道綏動之法於後世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萬世開太平也法之治一邑一邑治治一郡

府志卷之十

七

一郡治治天下天下治我 國家黜陟守令之幽
明於六事之中必以學校為首者有由然也然守
令自漢以來克盡此職而載於史冊者僅僅焉耳
故世之治者少而亂者多矣九江府儒學自 國
朝漢武元平知府龔琬創建迄今百有餘年如知
府惟濟黃公致中蘇公開亦常修之然歲久材腐
工未已而傾圮即隨廟庭廊廡齋房無一之全者
欲道民而無道民之地是猶欲立民而無井田之
制也可乎成化丙午前分守九江大叅舒城秦公
民悅謁學宮視之惻然乃發官積四百緡命知府
山東趙侯祺集材改作基始畚礎始奠柱始植梁
始構而趙侯即以事去任使秦公百年起廢之心
不克有終成化丁未吾鄉童侯潮繼趙侯之後分
符其地政教兼行首以秦公弗就之緒為念墾工
命日大為興舉木積如山土來如阜民從如市月
計蕃力計千財計百皆侯便宜於政事之中而民

莫知其所以也夫子殿考成次兩廡戟門櫺星門宰
 牲神厨庖中又次明倫堂會饌堂齋舍號房以及
 聖賢像繪無不改新鐫再越百餘年而未敝也學
 教授揚昇及其同寮與郡弟子皆曰不有文記之
 曷以垂侯之績於不朽於是狀其事遣使乞言於
 予予歸老不親筆墨久矣然侯予故人也侯能新
 其道民之地於百年之後如此則能明其道民之
 教於百人之中從可知矣教化行則人才生人才
 生則風俗變郡之不治者未之有也於乎九江士
 沐二公治而遊夫子之門墻者尚當以是立心則
 於國家作養越十一年戶部主事鄭汝美推舟
 之恩庶不負矣

湓江乃積奸商贖罪金建二坊牌於學前通衢顏
曰陶英造俊初置樂器
如儀譜之數
樂器樂舞冠服俱

府志卷之十



畧回我 國家建學育才崇儒重道釋奠有樂象
 聖功也造士有所隆教本也表賢有祠從人望也
 百餘年來禮樂明備人文宣朗倚殿休哉九江故
 江州名郡名宦隱蹟代有顯人如晉陶靖節唐狄
 梁公宋岳武穆周濂溪四先生奮乎百世之上聞
 者莫不興起况過化生長之鄉親炙之者乎先是
 郡守蘇君致中嘗建靖忠書院肖陶狄二公像於
 郡學愛蓮池傍歲久傾圮 文廟釋奠樂舞舊無
 岳王池涸享祀未聞周子亭空神棲無所皆缺典
 也弘治戊午八閩鄭公汝美以名進士督收廩芻
 因忤權貴改推江州稅事公餘謁 先聖先賢弔
 古尋幽詢知缺典慨然有興舉志乃參酌法令凡
 商民越關匿稅頭贖罪者聽若木瓦若錢米礪鍛
 籍其數悉入郡庠委文學庶幹者一人主之法律
 而情順民便而事集乃首建陶英造俊賢才淵藪
 三坊於兩學通衢次買隙地構號房二十楹次濬

周子愛蓮池建靖忠書院仍肖二公像於中市改戶部分司祀岳王建春陵寢廟祀周子創大成之樂八佾之舞命諸生肄習期於中和綜理如度下及屬邑湖口儒學又推羨餘撤而新之凡此豈勞民哉蓋欲諸生作養於此景行先哲爭自奮勵挹靖節之清風師梁公之忠節繼岳王之功業契周子之襟懷文之以禮樂渾然純粹馴至成人之地是則所以陶英也造俊也賢才淵藪也公之功偉矣郡博張君輅走狀請余記之勒諸石用垂不朽公蹇然不安曰是役也朝廷德意費出好民有司奉行功於我乎何有余聞而益正德八年知府賢之乃據往事記之用告來者

李從正聿新學宮丹雘鮮明而諸制大備且徧植

栢桂於堦下

按李侯於學校人才深為注念每政暇與士子講解雖寒暑不以為勞故

府志卷之十

九

去後士人有詩云栢桂年來培學舍不殊南國愛甘棠祭酒王瓚記畧曰九江面廬山挾彭蠡寔江東西喉襟之地元李繹驢而偽漢友諒竊據其間民廬官廨燒蕩樂盡我

太祖討賊友諒殺其士民首命龔守璘創建儒學於蓮花池上其後蘇守致中童守潮亦嘗葺理歷歲滋久日就朽腐兼值回祿之厄往往聚為瓦礫鞠為蔓草其僅有者大成殿明倫堂耳然廟貌殘剝圖繪漫漶上漏傍穿且有傾壓之患其何以安神靈獲縫掖哉正德庚午秋大同李侯時中來為郡下車之初抵謁先聖先師顧盼徘徊懼墜教基曰吾責也慨然蘊興復之志屬凋敝頻仍謀訴控愆方以民務為急未遑遽及而節縮他費預為之圖越明年治洽民安於是鳩工庀材伐石陶甃撤故更新漸次修舉首為櫺星門次東西廡次宰牲所浴牲池次為諸生肄業之齋後為會饌堂會講堂

之前爲習禮室扁其中曰桂林左曰義路右曰禮門又濬廣泮池甃石架梁以便出入其後殿堂之存者亦補敝易脫輪奐巽然垣增而崇道闢而廣與九塗墜丹堊之用靡所不具且植桂栢數十樹森蔚成列肇事卒未之仲冬訖工壬申之季春李侯具僚屬率諸生釋菜以落之闔境駢集交讚教授之功余聞九江自昔爲名郡匡廬清澗大小孤諸山彭蠡潯陽瀟溪諸水有所謂亞五岳比四溟而瀛瀛周子之流風在焉士產其壤鍾山川之靈秀宜其超列郡而上之也然不示以所尚則無所於從不完其所君則無所於止今與是巨役誠有弗獲已者夫自秦漢而下士不知學惟瀟溪周子上接洙泗之統下開伊洛之傳而九講學於其闕里者能不惕然而警切乎於戲廟堂一新之際士習遂有奮振之機此李侯屬望惓惓之至意也李侯

府志卷之十

十

名從正自禮部郎中拜今官文章政事無不練達故知所先後如此是可嘉也而預勞斯役者則可列碑
陰 正德嘉靖知府王念東漢繼脩于時教授史智以弟子贖儀市義田三十一畝入其租爲公費

余世盛義田記畧曰九江郡校義田昉於教授史君智君朝之揭陽人也由鄉貢進士來司教席士譽歸之一日諸生具義田手狀請予記予曰君子小人之別惟係義利之際茲者義田之舉乃今昔所希聞者其賢於人不亦遠哉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庸非義乎而或者留情於斯商有無酌豐約而屑屑乎軀腹之首者義乎校中善儀九弟子釋奠鼓篋之始咸有公堂贄幣以資公用正德己卯童生入學得白金一鎰史君與諸僚曰惟茲於義既不可卻與其揮諸公

用如經久何欲易田畝收租入以佐久遠何如衆聞而是之於是易田楓樹坂得十二畝有奇嘉靖改元童生入學得金如前數且半之再易田於車路坂得地十一為畝一十九維時適丁更造版圖諸生遂以史君占籍於桑落洲蓋沒齒不忘意也由是歲計其租之入自輸公賦外九官僚將迎餽宴之儀料貢物絲之具堂齋歲時筆札之資咸於斯乎取給謹其籍記以稽出入時其會計以明嫌微而事不飲及於生徒君慮之詳矣此田之所由置也嗟夫交道接禮金非賄而納也善價平易產非豪而併也均贍朋徒租非私而擅也此田之所以為義也昔范文正公嘗置田畝以給族人子弟朱子置田於洞學以贍生徒天下後世高其義史君於前哲其志一也雖然甲可乙否事鮮克諧茲舉也相之者始則司訓鄭君遠吳君鍊張君欽徐君昭繼則朱君正卞君鳳鳴趙君勳生徒則管鐸

府志卷之十

十一

輩皆相與有成者也昔人所謂師友同德比義者不在茲乎予不慮義田之墜而預占將日廣矣庸刻稅畝于右嘉靖六年知府馮曾因祭器樂器殘復虛左以俟

先是已卯逆濠陷城損十之七故於此用贖罪金完之按本學

制大成殿居學之南兩廡翼之前環戟門戟門之

前為泮池又前為櫺星門大門則接櫺星門之左

中小門接東廡北角大成殿後為明倫堂桂林禮

門義路三坊橫於前傍翼四齋曰志道據德依仁

游藝堂左為會饌堂翼以生舍二十楹舍外為經

書庫堂右為會講堂生舍如會饌堂制舍外為祭器庫堂北為教授廡東齋後為訓導廡一西齋後為訓導廡三廡前為宰牲房并池學外東南隅為射圃中有觀德亭亭前有門圍以垣廣四十五步袤倍之而規模宏敞經制周悉視他郡為勝焉

九江府學
前翰林院編修
趙汝記曰

皇帝改元六年為嘉靖丁亥季夏河間馮侯東沂名曾字宗孔由甲戌進士以地官正郎知九江府勵精郡事首進諸師生而諭之曰國初暨今守茲土者於學校本根之地其憫土之

府志卷之十



瘠而未暇舉者固多矣間有祇承

制詔殫神竭力於創與修者延宸濠兵燹始荒落弗如初真首政缺典是年農之際於明倫堂乃先上覆而旁墁之為講學地越明年戊子春修正殿及兩廡為安神釋奠地其門墻櫺牖龕座與案或葺或更或黝堊丹漆各依次燦然以新次祭器為簋一百八十簋如之盤一百一十補鑄銅爵五十有八甗罇三案如之次樂器制瑟二琴加其四羽籥笙簫壎箎及樂舞生之冠服各如額而新之泮池葺靖忠書院其百九財出捐俸工鳩于曠役伐石為灰陶不逮而續以賈材木出于平市故士樂而民忘之侯之政體崇實黜浮禮儒恤民其推之大小衙廨倉庫之建而功集費省者往往稱是外而號房并庫乃同知姜君輅修建合前後董事者訓導張氏芸黃氏存省孫氏隆鄧氏炳也嗚呼後之遊孔氏之門者緬想今有司之苦心與古聖

賢之立教寧無惕然警秉勇往收心以尊經明倫以復性逮利與貢于此者治為中原麟鳳以鳴國家之盛亂則死忠死孝為狂瀾既倒之障庶乎收養士之功樹臣子之極不讓第一等事於他人也若徒以操觚為榮身肥家計則於作興之盛立教之旨未知孤乎否通判莆田林君播由進士以地官主事改官于此撥首政之忙而紀其實并走使以丐予記因謹答之

小學在府治東半里許嘉靖九年知府馬紀相基

掄材新建南向鴻臚寺卿滁陽張楠為之記畧曰

道之大原出于天脩其道者謂之教而學校則教之地也粵古聖神立小學之教謹其始也立大學之教成其終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令立國子學及郡縣學即大學

府志卷之十

十一

聖天子臨御治復隆古允禮臣所請命立小學即古者之教也迄今天下一統肆

小學之教也猗歟盛哉維時歲值戊子九江府判林侯檣府推黃侯麒協力區處市地于府治東廣九丈深兩倍之既而郡守馬侯至首詢學校興廢舉墜修先師先賢殿廡生舍勒

御製歲碑建成德遠材二坊爰度小學基址鳩工庀材

遵行圖制前創習禮堂三間次句讀次書算堂間如之又次聽樂堂五間凡四堂之西兩翼相連共廂房六間習禮堂之前峙以三門外左右為東西塾各三間臨街豎大門一間扁曰小學其陶木之價夫匠之費皆馬侯節縮為之不擾于民經始于嘉靖庚寅季春落成于孟冬內外森飾規模弘敞于是郡邑令師儒僉謂是舉當記垂永顧楠門人鄧子炳適主小學教事走狀懇屬筆焉楠據狀而告之曰凡我斯文知夫今日建學之意乎蓋孔道

彌光浸致異家之贊豢人心皆古甚為習俗之推
 移賢才非養吾見桃李方植于門墻之下而鱗鳳
 已壞于胎卵之中治之隆替係焉此小學之所以
 建也其曰習禮則凡三千三百之繁報其冠婚喪
 祭射而行之儀則以約可以運轉化機矣其曰句
 讀則凡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而習師學友之通達
 可以果行育德矣其曰書筭則凡六義八法之行
 聽樂則凡五音六律之詳風雅頌之詠采齊肆夏
 之什樂行向方可以觀德矣聖功以啓彝倫以叙
 真材以出善治以臻孰謂脩齊治平之道聖神功
 化之極不發軔於此邪此小學之建所以為重也
 教人者教於人者可不慎哉馬侯名紀字直卿號
 禁溪鈞陽人丁丑進士為侍御時楠在尚寶已知
 為人嚴正不阿今遷是職益加策
 勸誠始終不渝者遂樂於記云

府志卷之十

二十二

德化縣儒學

舊在府治南宋慶曆間置於縣治東南岳飛池右
 崇寧間知縣楊春遷於今所元至正間江州總管
 趙璫鼎建又即學東地為司馬溫公祠壬辰兵燬
 之至我

國朝洪武初知縣陶遂仍其舊基始建諸制草創未
 肅越十二年知縣楊玘增脩而規制漸備舊學門
 東向正統間知縣馬璠改而向南至景泰二年戶
 部主事李蕃復校學門於東而擴其基焉又明年
 戶部主事馬馴龐從義貢外郎黃紹江江西右叅議
 陳珪天順間知縣陳敏相繼葺其敝成化初戶部
 主事李維知府謝煥合功修之益加壯麗提學副
 使夏寅為之記其畧曰德化縣附九江郡皆有學
 者猶黨庠遂序之制耳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幼而壯自內而外無一學不

厚於民無一民不資於學所以軌于禮範而作其
 盡心蓋如此秦變古制至於今日海內割而為縣
 縣分而為里里編而為戶東南大縣至數百里而
 聚以一學居之遊於學者又不過業科舉媒利祿
 或尚席而不講其能復古之風化乎始予有江西
 之除上賜以璽書裨明正道復正學必域邑紳
 墟俱立社學庶幾手家塾之制上之意則盛矣
 所不能仰副萬分一者固予力綿德小不克任使
 亦柰何世道之變日下未易鑿而正也雖然變人
 心者世道而變世道者果不由人心乎周官之法
 不可行于後世者非法不可行也行法者無當周
 官之人也國家制法至矣使吏于外者守令師儒
 悉克舉之不謂世道與人心一時丕變學校人才
 卒可厚誣之以不逮古乎謝侯之政知所首務吾
 見有聞也夫以九江偏壘當東南兵衝元失其御
 楚方繹騷李黼守累年城亡殉節民亦效死弗去雖

府志卷之十

十三

黼以忠義激民而人心世道之相變亦近事之明
 驗也謝侯之崇學校明理義以道江民何患乎風
 俗不厚人才不至異時善政不播于人邪

丙午僉

事在恭知府趙祺知縣汪琦弘治間知府童潮同
 知陳鎧先後修焉甲寅教諭邵清重修徙學門復

南向即舊門基遷司馬溫公祠於上

按舊志有王友著記歲久

碑明年戶部主事白金大新宮墻正德癸酉提學

副使李夢陽命知縣姚永增修議遷於前數百步

沮于兵變復以溫公乃晉溫嶠也作辯刻于石

日

德化儒學從來故有司馬溫公祠司馬溫公者晉
 溫公嚮也嚮嘗為行軍司馬後刺史於江州於是
 立祠祀之而及攝司馬溫公云後人不察遂以官
 為姓而以姓為謚曰宋司馬溫公光祠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觀此則天下之訛謬可勝道哉
 南昌縣城外有嚮墓前有祠人皆呼司馬廟茲其
 謚據嘉靖改元提學副使邵銳以教諭楊喬請廼
 鬻學後地以充工費命知府王念徙建又易民居
 鑿外泮池繼有提學副使周廣兵備副使謝迪僉
 事林大輅徐乾知府方仕知縣周世雍協謀區畫
 以成完美嘉靖七年知府馮曾因兩廡基地卑濕

府志卷之十

十四

戟門櫺星門圯壞泮池淤塞乃出公帑羨餘聿新

諸制戶部主事寇天與為之記記曰德化縣儒學

學並峙左右但郡學釋奠在焉飲射在焉講學行
 禮在焉故治郡者每詳于此而畧於彼勢則然也
 嘉靖丁亥秋馮侯來守是郡蒞事初謁廟兩學喟
 然歎曰學校有善之地而類敝若此固吾守者之
 責也越明年二月迺請諸當道出公帑羨餘鳩工
 集材命訓導蔡僧董其役日聖殿日兩廡日戟門
 日櫺星門頽者葺之朽者易之缺者完之堂基之
 卑濕者築之使高泮池之湮淤者瀦之使深至於
 學之前後左右靡不撤舊以為新財不外索民不
 知勞而亢爽華煥視昔有加者侯之力也五月
 日工竣教諭林公正率多士帝欽輦具巖末謁予
 請紀其實予惟作新學校問有司羨政然名同而

實異者多矣夫實者心之誠也名者實之實也惟誠則久久則微微則見諸有為無一不誠否則偽焉耳矣暫焉耳矣其能歷遠而弗渝哉侯之為人恂恂訥訥存忠立信不飭虛名殆古之所謂君子也故其施諸政務從容不迫丕蹟漸著有如此雖然今日之舉豈徒為觀視之美而已邪蓋將使從事于斯學者藏焉修焉以養夫志慮之純胥告胥訓以盡夫切磋之義踐履篤行以求夫六德六行之實申之以孝弟文之以禮樂施於有政云耳若然則國家作育之恩馮侯維新之意始不孤矣多士其念之母以予言為誕侯名曾字宗孔別號東沂直隸之河間世家由名進士歷陞今職云

按文廟明倫堂制如郡堂之東西為進德脩業二齋南隅有石題名北為後堂為教諭解進德齋之

府志卷之十

十五

東角為中門其西為二訓導廡揚高題名記曰明

由鄉薦策天子之廷者必題名于石記之大學制也郡邑授是亦各立石於學而歷歲群書焉非事以義起者乎德化儒學自開舉來領薦有士而題名無石弘治間教諭京陵邵君清因推舟主政白侯金新學始立石刻名氏于下而虛其上君以御史徵去記與石遂久虛正德己卯冬于承乏本學事適兵變餘慨學宮廢墜甚矣嘉靖改元人文聿新廼請于督學僉事邵公鏡令郡守鬻學之際地遷改而前規模益弘然石從堂徙諸生日記此似有待於先生者矧經始而復得士其可再虛乎哉予曰題名非古也古鄉選唯賢能書登天府而唐帝肇及第偶題慈恩寺塔遂成故事夫太上忘名藏之天府亦既多矣而石而記何為者邪諸生日鄉書易竄天府秘深未若石可傳遠使士畏身後

之評而慕前修之風以起者爲足徵也予曰有是
哉昔人云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名固
今日之所尚也雖然亦有實焉君子篤其實以稱
名臣必盡忠子必盡孝學必爲己仕必爲人後先
師師罔俾專美而科有士焉山川增重國且不虛
况此石耶否則汲汲於利也於乎傳諸生再拜曰
敢不敬受誨
言於是乎記

書院

景星書院在郡治東唐李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
不拜韓愈遺之書云朝廷士類引領東望若景星
鳳凰先覩爲快之語渤乃就命長慶中刺史江州

府志卷之十

十六

因建書院遂名景星元末兵燬今東嶽廟是其故
址

瀛溪書院在郡城南一十里宋儒周先生惇頤過
潯陽愛廬山之勝因麓有溪繞出湓江取故里之
號名其溪曰瀛溪築書堂於上淳熙丙申知軍州
事潘慈明增築焉朱先生熹爲之記

記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

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
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
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

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周流充塞無所虧問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溥濶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夫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以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辭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

府志卷之十

十七

象鬼神之幽莫不洞然而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時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願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百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乃以書來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私而病不得徃誠不自意乃今幸甚或因文字以記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

作興焉則庶幾兩侯之意云
周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國朝正統初御史徐傑項璉副使焦宏陳玠仍遺址
重建編修劉江爲之記弘治間都御史林俊布政
使林泮僉事王啓命知府劉璣高友璣相繼修飭
創濯纓光霽愛蓮交翠四亭於堂之東西前爲儀
門堂後爲寢爲廊房立坊牌于祠之道左扁曰濂
溪書院王啓仍爲四亭記焉既而提學副使邵寶

奏著祀典

按奏疏見祠廟志

嘉靖丁酉戶部主事姐瑒龍石

入府志卷之十

六

刻太極圖說樹之寢明年副使謝迪協同知姜輅
盡易傾腐而大新之濬蓮花池於前方五畝許

江記莫考 至九江再謁宋周元公先生墓并濂溪書院

不能去若有所失因備訪舊志得其尤大而不可
廢者四先生濯纓有溪種蓮有池窻前草不除去
胃襟洒落如光風霽月今此不復可見我懷先生
願言築亭曰濯纓曰愛蓮曰交翠曰光霽四者麤
跡果足以知先生哉先生手授有圖圖不盡意先
生教人有書書不盡言言則曷從而知先生哉先
生之道一傳二程再傳張朱而後先生之道復不
得其傳矣然則道喪千載之後不由師傅默契道
體人品何高哉抽關落鑰以開我人其功何大哉
爲政精密故隨處皆有遺澤雅愛山水故今廬山

之麓有先生書堂栗樹嶺下有先生墓而近年以來蕪穢不治雖書院亦就傾圮而何暇所謂四者啓既圖惟先生理書於堂乃命郡守劉璣主其事分命通判楊卿監督德化縣典史許璋責其成庶幾先生之心之德如在若乃私淑諸人以致高山景行之意惜乎正學不傳兼以資稟凡庸其何敢與於此哉然則名亭者啓也作亭者璣也璣既任其事又與啓言必如闕里美觀請濂溪子孫一人守祀事始為得宜啓尤大之至於舊志所載朱郡守潘慈明所重修者既有文公為之記 國朝監察御史徐傑項璵按察司副使焦宏陳珩凡兩修皆當亦有記而未暇參考謹此識之以俟來者

備言曰百家騁異說聖道汨其真運極理必反光熒生斯人手探闕闕振示我動靜根絕緒既有授再見宣人文二賢燁華萼中州儀鳳麟遂聞濂洛派遠接洙泗津大哉作聖功疊疊光後塵我昔披

府志卷之十

十九

圖書玩讀忘苦辛微言既可會弱質漸弗振况經講道邦仰止希先民其如觀光霽衆草閑庭春景興策我馬遲暮膏吾輪逸執尚可駕敢云替斯勤

靖忠書院

在治崇儒坊蓮花池南成化五年知府

蘇致中建祀陶狄二公自為之記

記曰予承乏來知九江府事視

篆越二日肇稱祀事於境內或有告予曰昔人崇祀陶靖節狄梁公有所垂今有餘年寔為缺典舊附祀於清風閣密邇民居且穢陋紛雜惡在其為崇敬也由是謀諸同寅聿興改作幸得隙地於學宮之傍乃聚材鳩工爰構棟宇一新輪奐雅稱具瞻眎其舊墟之雜闐閭中者大有逕庭矣雖然建書院以崇祀豈徒然哉蓋取二公之詩書章奏置諸其間俾人誦誦之際尚見其流風餘韻猶知景

仰吾想晉之季世奸邪側媚覬覦懷偽各爭雄長
 至有竊盜名器蠅營狗苟相馳逐於聲利之場禮
 義蕪恥淪胥殆盡獨陶淵明抱高世不屈之節以
 親老而仕彭澤在任八十日託不肯束帶見督郵
 吏遂解印而去賦歸去來辭以自見唐羅女既武
 后擅權後戮宗室子弟殆盡獨狄公奮捐軀殞命
 之誠犯顏極諫至有姑不附廟之語武后感悟使
 唐宗社幾頽而復興天理既勉而復明若二公之
 清風高節忠肝義膽足使貪廉懦立奸教忠勸有
 裨於風化有益於國家質諸前烈而不愧垂諸後
 世為可法真偉然大丈夫也於戲二公往矣其功
 其德之在人心千載猶一日然潯陽有祠蓋以靖
 節生長是邦梁公曾假令彭澤職此之由可謂民
 之不能忘也予無似忝守茲土舉墜典廢分所宜
 為今則革故鼎新修復祀事結構於高明之域仍
 因其舊扁曰靖忠書院援舊致祭故系之文曰凜

府志卷之十

二十

凜二公同為間世之英並有浩然之氣遭晉道於
 不振之秋扶唐室於將頽之際急流勇退啓貪廉
 儒立之風冒險衝危彈撥亂反正之計柴桑之下
 甘索寞而不憂鼎鑊之前探逆鱗而不懼高節振
 手古今忠義貫乎天地享血食於無窮諒允矣而
 不愧。按彭澤縣觀音山後亦有祠以祀二公見
 本縣書院志

弘治間戶部主事鄭汝羨重建廳堂廊舍
 塑二公像於中嘉靖改元戶部主事鄒輓即堂東
 隙地構號舍以便生徒肄業院以歲久多圯至六
 年知府馮曾撤舊而重建之規制始煥然矣

陳旒詩曰

兩朝風月浩無邊世出人才羨二賢素典有光彭
 澤縣赤心長照洛陽天林官不為功名薄極諫良

由志節堅千載令人高
獨扁幾回登覽獨欣然

名宦祠

兵科給事中蜀資節繼曾記曰九江跨荆揚之交據江湖之會其土瘠其民朴而悍

其士侈文而尚氣其婚喪多任俗而寡儀節是故為政者其令宜簡其斂宜裁其刑宜慎而嚴其示宜禮夫其民之望政也今昔同情也是故君子之仕於其土也時勢不同而宜于民則同設施不同而因情以為政則同故昔之君子今之君子之鑑也祠昔之君子所以勸今之君子也祭法言報不言勸重其典也九江古稱名郡君子有功烈于其地者寔繁也祀典不報何以存勸鈞陽馬子紀以御史出守是郡三年政成將稽漢晉以來名宦祠焉歲在癸巳巡按御史李子楮義適按其郡紀以請可之請諸撫臺高子公韶王子綬又可之乃編告諸藩臬諸大夫參議汪子濂副使鄭子佐劉子

府志卷之十

十一

可僉事任子維賢戴子鯨成許其成乃謀諸同官曰政有五惜典闕時難民勞財匱禮廢故曰治人之道莫急于禮典也者禮之集也君子為政尤惜焉今九江祀名宦之禮獨廢誠闕典也吾欲有作財力弗給時則可矣靖忠書院舊以祀陶靖節狄梁公者僉謂嫌於面孔廟吾欲移而東遷靖節于鄉賢歷取自漢而後諸名宦與梁公並祠之何如諸君咸曰可乃卜是年八月肇工焉堂庶龕陞厨偪門垣靡所不備明年三月斷手乃搜考史志得名宦六十二人能捍大患如漢滕撫而下凡五人法施於民如晉庾氏兄弟而下凡七人以勞定國如陶侃以死勤事如何檀二趙能禦大蓄如劉頴諸君子呂巖舊列仙釋胡則江文蔚李若谷舊志失載紀乃按而闡之於是乎禮興而典備矣至如大儒周子循吏宋均忠臣岳飛李黼既皆有專祠不以贅入焉是役也急禮也何急乎禮明報也何

明乎報存勸也何存乎勸彰政也政彰而治行治行而民化民化而土寧則國家其亦有賴焉終其美者巡按御史王子鎬也共成其役同知黃子敏才通判王子臣推官黃子麒知縣管子壽也不可書以不

鄉賢祠

戶部主事澤浦林梅記曰國家崇德尚賢之治遍達寰宇凡郡邑無遠邇均祀鄉賢

彰往而風來昭茲彝典九江為郡賢哲代有荒祀不修今守馬侯紀始至慨焉登時百廢未可以畢志久之巡按李公循義行郡考故蒐遺深用憫然以諭參議汪公濤副使鄭公佐副公可僉事任公維賢戴公鯨圖有於無議以克協屬規畫建置之宜於守者侯喜曰吾志也矧職當爾其曷敢不力遂相地學宮之東偏舊為靖忠書院以陶靖節秋梁公專之曰是可合而祀也上其事於撫治中丞

府志卷之十

三十一

高公公韶王公艇報曰可始備物庀役審面勢厥舊匪宜廼植表定位徙而東向以嘉靖癸巳秋八月載功踰年甲午春告成中為祠三間列東西為廡外為門以肅出入門左右為崇垣牲有厨行禮有次無侈習陋規不病役于民稽費自公帑金以兩計二十有五餘皆侯節縮稍入為之也適巡按王公鎬至以成議開喜厥休績因考載籍採輿論得晉陶靖節而下賢可祀者凡若干人無遺良焉為之立主置位其序以世以齒肇稱祀事禮成謁子辭諸貞石子昔道黃入江覽廬阜盈浦之勝遠迤秀拔休風灑氣之所翕知其必於人焉發之尋觀郡志至人物列傳而論其世雖出處造詣不同實不浮名均之足以表世執物孟子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夫以晉陶謝唐元結諸人孤風遺響雖異代殊方聞之猶能興起而況生長於斯稽古飲聞私淑景範固宜其彬彬然踵相接

也昌黎氏所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法不當俎豆邪崇明祀表章先哲又非為政者所持以激勸人心之具邪今昔之人才一也世教滿而流俗失仁義衰而忠信薄豈獨其過司化柄者無以導之爾此固諸公脩舉之意也憲時嘉後之功願不鮮歟高山可仰見賢思齊干以美風俗而裨政理將必有祠是而興者故曰風道之軸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固不禁于其感化已相是役者同知黃敏才通判王臣推官黃麒而知縣管壽效勞章程俱得書云

匡山精舍

在府治南二十里太平宮後元翰林學士姚燧讀書處今廢

肄武書院

在府治東九江衛門內東南隅嘉靖六年兵備何鼎以武臣子弟無教乃創正

應旁翼兩廊前為大門計楹三十餘中甃甬路圍以石垣命知文學者一人領其教習武經六藝焉

府志卷之十

五十五

附社學二所

禮號社學在府治南通衢樂號社學在西門外潯陽

驛右即瑟琶亭故址

俱戶部主事白金鼎立又給田以贍其

師

田二十畝正德己卯逆濠兵壞嘉靖改元知府

王念重建

事李嶽命建社學十八所坊廂二各鄉

十六歲久傾圮止存其在市者二焉回江州郡城坊廂名太寧通津新民例有社學久

無基地屋宇而化民善俗之具缺矣予奏差權商茲土聞之惻然遂自謂君子理天地斯固吾人

事也敢毅然以為己責乃出公家之餘者買民間地建學於太寧坊變琵琶亭建學於通津廂而坊

之新民者奇零散處亦附於中以就教焉唯患師未得人議訪羅儒士允中行之端謹者予以為事

涉風化不可易也予時借年友郡邑博郡若清往
 詣其廬禮請主教暨譚倫蕭庠以頌之又圖所以
 為師衣巾計而未有所資也於是置田數畝歸之
 學約歲入租米五十餘斛而師之卒業焉者得以
 優游旦夕無乏絕之慮既而教讀請文以記之予惟
 建學立師人皆知為盛典匪獨明達國體者知之
 也自時忽於近小而莫之舉行第末仰思
 聖朝內設曾監外設提督官以董郡邑學政而鄉閭
 里巷以極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
 學焉而社學亦與其間者斯不亦重乎大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子曰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夫為古人之所以甚重焉者
 豈不以其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朕非於此
 而所當預養者哉迹若甚小而其所關者甚遠且
 大也顧其教且學於斯者誠以此意求諸古人理
 到之言深思力行之別庶乎民風日厚民德日新

府志卷之十

二十三

而因以見 聖化之純無間於遐邇通矣乃詳所建
 之由併繪圖以記之如此然非崇飾以為功也特
 使後之君子亦
 將有考於斯焉

德安縣儒學 舊創於邑之東北隔溪流半里許宋

治平間知縣張伯樂徙於縣治東南一里崇寧間

知縣周池慨學基卑隘以智惠院易之建炎中兵

燬存什一於煨燼及紹興改元知縣吳廣問修之

增所未備淳熙八年圯於水知縣劉允迪重修元

因之至大四年主簿丁英復為營理壬辰悉為陳

友諒兵廢

國朝洪武七年知縣馮袞仍舊址創殿廡堂齋門庑

而規制有可觀矣

按宋樂至弘治殆將百年中間修葺借舊志無考

正德

改元知縣王春大新厥制嘉靖壬午知縣梁一桂

重廣泮池甃以石于時教諭章璠於學之東自構

講堂生舍凡一十七楹以石垣之復作觀我亭於

堂後

而行之則存乎人我

道之大原出於天明立教罷詩賦一本

於六經為道計也惜彌文日盛大樸日漓學者昧於義利之辯而斯道以病君子未嘗不為之於邑

府志卷之十

二十三

也德安隸九江分邑士尚朴實無華競風是殆可與適道者正德庚辰秋石埭月塘章子璠由南開鄉薦來司教事登堂之日慨然以斯道為已在群生徒嚴條約日以六經之道相研磨而必首之以義利之辯其取人必本諸行誼而不以文采語言為雄長以故士習日莊知所先後獨慨夫生徒無舍講學無所而業其業者殆因以不專且久又以民遭變後財力消耗有司輒難以舉明年壬午夏迺請于前提學邵指已俸繼以民生來學暫儀屬趙生子揖輩購木集工琢礪取鍛度厥庠東南隙地扶剔繁穢平治湫淤為舍十二間兩階各六周遭以垣面南有門扁曰陶英門外瀋池鏡曰洗墨續秋就聘八閩主試事既歸以所有聘儀復購講堂五間上覆以瓦下甃以石高廣洞達座可數十人堂後獨峙一亭扁曰觀我經營董作自任其勞黜堊丹漆惟欲堅可久是舉也惟府貳守范子初

助工食十之一暨諸第丁夫之費餘一木一石皆
 自力為之踰年功成擬學邵公分巡王公皆品題
 而嘉異焉再踰年甲申諸第感化日洽咸欲揄揚
 厥休併分教王子化崔子景贊翊之勞用垂不朽
 君子曰道之不明不行利欲害之也章子義利之
 辯寧惟騰諸齒頰而已哉勞以千計直不一受堅
 持澹泊而乃需於公是固以身先之矣多士心悅
 而誠服者固其所哉且其誨人不倦講究動履必
 求諸心誠有合於孟氏之自得周子之主靜於乎
 義利別則斯道幸矣使學者不求道於道而求道
 於我章子之功於是為大章子曰約已以共事特
 以戒我素餐之咎耳惡乎言君子曰茲石之立也
 有二義焉夫令做者以克終為貴創事者以繼我
 為憂章子之始善矣他日登顯仕受重託晚節之
 完未終之譽得無思此石乎繼章子而來者做者
 修之廢者舉之可矣苟或便其堂以為家居類其

府志卷之十

十四

地以為園圍得無念此石乎章子曰信哉諸生曰
 題哉書于石為記
 乙酉秋八月予讀易匡南之艸坪方與從者論易
 道適德邑博章君負講堂北構亭四楹為退修地
 扁曰觀我予聞而嘉之以天下物孰非可觀若隱
 公觀魚於其棠莊周觀物以名書仲簡觀山以扁
 棲然皆自不一者以觀而遂於物如隙中窺闔竟
 弗領勝負之攸在宜為章君弗居也從者曰章君
 分重離化成之寄課時颺捷記之功扁亭之旨超
 於物而象夫臨宜矣顧復以觀我名何歟予曰此
 周孔心法也在易有之觀之六三觀我生進退象
 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蓋六三居下之上可進
 可退故不觀九五而觀我行通塞為潛見占識自
 至一者以觀而會厥要者也夫惟天下之至一斯
 可御天下之至不一不一者物也至一者我也觀
 我取物則以一應萬而我重雖流行坎上眩惑於

前自足以一天下之動而建極於世是故君子體之與其進就諸物孰若退觀諸我書曰無滯於觀記曰反求諸身此觀我說也而章君克舉焉是庶以取名寓望道未見之意觀雖自我執正身執物之機教思之臨茲惟兼矣第古今在天地間猶旦暮也安知聞茲風者又不自君以觀之耶世之君子果察於喜怒以觀厥情由於仁義以觀厥性謹於利害取予以觀厥氣習於禮樂政事應務以觀厥才審於動靜語默交際以觀厥行驗於升沉夷儉逆順毀譽以觀厥量考於天地寒暑陰陽鬼神之變化以觀厥識斯在我者盡矣否則為童觀之昏為窺觀之隘進吝退吝予何以觀之哉君之亭經始於嘉靖癸未秋越明年仲春乃成時同寅龔掄崔君景與有力焉工訖嚴州黃君源適至合辭屬予以誌歲月故謹述嘉君意于右以告同志幸試觀而與起焉斯作人之本端而賢俊可輩出矣

府志卷之十

十五

則章君茲亭匪獨一身計不嘉靖六年知縣李萱大觀於天下也哉於是乎記

復葺治之按文廟明倫堂制同德化餘制見前學

之南為射圃長六十步闊損三之二洪武二十二年

年知縣劉偉建正德七年知縣陳玠創亭三楹嘉靖間知府方仕知縣李萱重修

書院

李渤書堂在敷揚上鄉史君山塢去縣四十里唐

李渤刺史江州經此山見環拱秀麗遂築室於斯

為士人讀書處今廢

義門書院在敷揚下鄉去縣治西北六十里東佳

山下**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之聚書千卷以資學

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學至**宋**徐錯為之記今廢

附社學所在縣東十步許久廢為關王廟址至

嘉靖六年知縣李萱清出改為養正社學重建門

堂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為教甚廣蓋欲蒙養以端而成材之易也今吾郡若邑莫不興

學又表之為書院聯之為社學制亦廣矣而德安

一邑書院既無社學久廢至嘉靖而縣尹李侯始

克舉焉豈志所謂民重農桑俗尚野朴而詩書之

味短耶抑倡之者無其人耶意於此可以觀政化

府志卷之十

二十六

瑞昌縣儒學在縣治西**宋**慶曆間建於灤溪之傍

嘉泰三年知縣洪均德遷今所瑞昌去江城百里地

多產茶民逐末輒獲倍稱之息矜財豪長聲利其

貧下亦自足衣食取儒家者流勞而少功若未甚

急也建炎南渡更寇攘之變蕩析離居士益寡寡

近年文治振舉禮遜興行雖遐陬僻壤類知方鄉

絃歌之聲不絕江之為郡大比而應詔其數遂三

過於初每於計借則瑞昌亦爭衡諸邑間蓋月異

歲不同矣而學校未懈玩漏弗支為士者病之番

場洪均德來宰是邑敏而有方補苴塞罅庶務咸

葺謂古者學與政為一後世徒政而已疇知學之

不可緩乎故其治首明教化而不顯於斷獄聽訟

簿書期會之事月吉必擇其子弟之秀者執經理坐敷繹其義秩將滿邑人以學宮湫陋不足昭賢令尹樂育之義意相與合私財欲遷而大之洪君即相地改築于驛亭之西得故倉址亢爽疏曠層巒竒峯周列森聳灑溪之流繞出其下庀工度財不勞而辦作先聖先師廟而治其旁爲從祀爲齋舍講誦有堂休息有廬後建傑閣以藏群書又左右爲二閣以便諸生游息之所門廡庖漏各循其制經始於秋七月落成於冬十一月東西廣百二十尺南北長百八尺爲楹七十間定負額增廩膳凡學之用莫不畢備嗟夫縣之有學大抵徒墻壁具非有教養之實考察作成之要也長吏汨汨而從事丹黜趨辦財賦採過不暇顧學之廢興猶秦越之肥瘠然邈不經念以時帥寮佐效謁特應故事耳有如洪君以儒術訪吏審所先務誠不多見至使民自勸勉以興於學是則可書也已昔孔子

府志卷之十

二十七

適衛與冉有論富庾之後必繼之以教今瑞昌之民鷄鳴犬吠煙火彌望可謂庶矣農桑餘暇摘山自豐可謂富矣洪君又能新黉宇以示教一邑之士風行草偃翕然聽命異時閭閻侃侃習尚醇美考詩書禮樂之文窮道德仁義之奧益求其遠者大者毋徒析章句工言語以掇取科級而止庶無負洪君期待之意學始於慶曆至是凡四遷焉元因之至順四年郡守陳元愷達魯花赤亦刺馬丹重爲營構領學事呂光光發爲之記元末兵燹

國朝洪武四年知縣黃頴仍舊址創殿堂齋舍庖厨門庫是後知縣劉仁宅王鼎朱廷宗遵軌理其頴

圮弘治十六年都御史林俊會事沈銳會提學副
 使邵寶以舊學臨市議遷之命知府高友璣推官
 汪濬帥知縣王顯宗改於縣治右後百步許而規
 模始翼然矣正德二年知縣黃源大繼之乃鑿泮
 池飭垣墻甃階級舉所未及嘉靖癸未會事林大
 輅區畫衆費即學東南隅為尊經閣以合其美焉
 按明倫堂在大成殿東又東為教諭訓導廡又東
 北為射圃餘制見前副使邵寶記曰弘治癸亥瑞
昌縣新作學宮又明年乙丑

府志卷之十

二十八

乃考成而居焉禮也學故在縣治西百步門臨于
 市之衢囂隘而塵邑之君子因其敞也議欲遷諸
 爽塏者久矣而未得其地癸亥之歲前巡視都御
 史林公行縣至是詢諸吏士得遷學之說謁廟禮
 畢則及分巡會事慈谿沈君達觀厥基顧而謂曰
 是豈在他求哉後是百步而少右岡南沼北廟焉
 其可也廟之東為堂為齋又東為庖為廩為廡館
 皆宜沈君曰然相與計貨庸而授厥事於九江府
 推官汪濬時寶方視學新喻公以書來致命寶拜
 公命之勤而申戒厥功焉高守友璣始至聞是舉
 也亟督知縣王顯宗相濬畢事而會憲天台王君
 繼蒞巡政益為規畫用弘于初初公躬勸富室各
 助有差既或渝約功用未就今分巡會憲姚江陳
 君以舊基于民取直焉足之而寶適以歲事至乃
 進耆民李洪陳璟易鼎新濬仕壯四人議加直于
 受地之家而益其疆未卒勸旨俾以力輸凡得貨

若干日後里一人稱其常役又贖有罪出錢以償
 凡得若干於是邑有陳氏族大而禮其為諸生者
 若什之二請為衆先曰垣也某築池也某濬道也
 某修各若干丈於費力又凡省若干寶聞而喜曰
 林公與諸君之緒茲其可成矣乃謂顯宗日程之
 溥月覈之而總厥功於守友幾是歲長九月以成
 告學諭王拓訓導韓顯揚尚志等請紀惟古人之
 有居既奠則不輕於遷遷非得已也故詩書所稱
 商于耿殷周于幽洛皆比焉事今之邑古之國也
 學之有宮所以守典嗣訓成賢弘化其於邑也大
 矣而瑞昌之學乃市之與隣焉夫市也者利之所
 出也衆趨而聚不能不囂衆聚而居不能不隘衆
 居而溷不能不塵由是以為我絃歌講肄之擾非
 古人擇且卜焉之意也故君子之自處則頌為晏
 子之反宅乃若教子則孟母之三徙有取焉而况
 學校邑教今擾於利遷其得已哉然遷之難居之

府志卷之十

二十九

尤難義也者所以居是者也義以勝利則道所繇
 適而崇德廣業於是乎在是之謂學不然義名而
 利圖辟之遷夫學而市亦從焉且淪胥以溺雖百
 易厥地吾不知其可也夫舊學之去於斯也遠不
 數百步日揆泉觀風占野望無他異者而舍以為
 此加乎彼則利為之擾而已矣去其擾而專吾義
 心之遷善何以異足雖然學之遷也必易地善之
 遷也不必易心其餘難易遲速誠有類睨柯之喻
 者諸生有志於學當得其則寶常觀於新宮之營
 仰寬而履坦鄉秀而負實左揖阜岡右帶林樾流
 經其衝而道闊其會其光景朝霽其條理周辯視
 夫舊學不啻數百里之遠蓋去器而靜去隘而廣
 去塵而潔固宜有如是者實於是信林公之明果
 而樂諸君之成之也為之周覽不舍因遂得夫遷
 善之說焉以為師生居是者告奠不負乎斯遷也
 若夫巍科膺仕固學者之有事而非所當汲汲者

實恐涉於利以善
吾義是以永言之

遷學記 嘉靖九年知府馬紀鼎新遷

傳子鳳翔之按茲土也謁而陋焉以諭令江渚若師嚴

摸王琳蕪伯琦日人且病之其能受神士之久而弗當

於選也殆茲故之以其盡國之柱史穆子相秦子武以

觀風繼至及諸藩臬議惟協以檄郡守馬子紀馬子曰

邑吾蒞也而以他勤乎進令若師而申之盡而授之基

卜焉而獲其舊云景泰而上學宮之遺也去邑而近路

達於河川原匪麗相者曰是宜官且其舊也人曰舊其

棄也而即之即人之棄其無遷矣相者曰地則良彼失

而棄之而復之譬弁而遭被其蓄而一朝闕焉其振且

大吾見學士之羣而非也於是表以辨方度以知受懸

賈致材雖他之產族而趨之掄良於工良無他適其荒

穢也誅之或益崇之其迂也遂之其銳也擴之其渾也

導而祛之其坎而下也客他土以實之其或亢也以其

府志卷之十

三十

土他客也而夷之人曰基舊也而爽壇若是於是中而

廟左右而應主稱皆制是而面則儀門外則泮而梁又

外則三門是而負則堂立若廟齋立若庶儀門而旁則

鄉賢名宦偶而祠堂西而後則射圃齋西而外則宰牲

所外是則廡宇六十楹悉是而外則廣垣以括人曰基

舊也而構剝若是於是於定官不言匿私不告勞董者稱平

核者莫疵庚寅之春亟有事之辛卯四月遷其落之落

之有四月學之士陳良顯實與焉以應之人曰基舊也

而發秀若是於是馬子之僚林子檣以聞於王子廷陳

王子曰茲役也可以喻道矣夫覲其庇而幸其應者非

也吾聞士之於道也固安之難而猶遷之難夫聖哲選

述往指日乖守殘執認有而不疑是而安焉奚安之貴

其或不然虞利而趨計使而作背於聖則輒變以徇是

而遷焉奚遷之貴若夫不為習泥不為時乘先王是陳

歸於古始遷之善也乃可安也茲役也陋而遷焉遷惟

其舊始象之矣是故可以喻道矣仰役有其念之莫與

倡也有其倡之莫與贊也有其贊之莫與任也念而弗倡不可始也倡而弗贊不可遂也贊而弗任不可成也倡以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子有焉無寧役道其賴焉林子曰役而弗述不可稽也述而弗文不可求也述以稽役文以

附社學一所 在縣治東街 正德間重建

湖口縣儒學

在縣治北 建於下鐘山之旁 未仍舊基營構 尋燬於偽漢之師

國朝洪武初知縣郝密徙今所即真如寺故址也永樂初知縣劉懷祖鄭道宗石魯相繼脩焉正統十四年知縣廖綱重構廟宇景泰二年知縣謝和載新創天順八年教諭張環立題名石於學宮

府志卷之十

學

予以壬午仲冬奉命督學至九江之湖口教諭張環訓導齊用進而言曰邑治在揚州之域禹貢曰彭蠡既豬是也以其濱於湖口故名邑南可一里許有上鐘山又西北不能百餘步而近有下鐘山儒學在二山上下間兩峯對峙襟江帶湖爭奇獻秀於殿堂之中蓋一邑之絕景在焉清淑之氣鍾而為人出而以文章政事鳴于時者若宋馬適登建隆狀元方叔高登李黼榜進士其他擢巍科躋膺仕載于志者徃徃不乏而皆莫盛於我朝茲欲命工礱石自洪武抵今凡登名鄉貢者皆將題其氏名以勸戒將來頭一言以弁其首余惟賢才之生固本於山川秀氣所鍾然必遇乎明盛之時造就有方進用有道而後得以成其才而資乎國家之用若唐虞以九德取士成周以行藝興賢故書稱當時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之效詩有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詠漢之取士有孝

庶賢能諸科而古之遺意猶有存焉隋唐以來惟
 以科目取而仕進者率皆遺經業務詞章以微利
 達而已宜乎不得真才之用治道不古若也我
 朝列聖嗣興既建學立師以教養天下之英俊
 又勅憲臣以提其綱俾為師為弟子者一遵正
 學迪正道以端其本而課試之法先之四書五經
 以觀其性理之學次之論表詔判策問以驗其才
 識之優黜浮誇之詞尚篤實之風顧非徒務乎詞
 章之習而已也三年則舉其行業之淳正者合其
 登名於鄉貢者然後合試於禮部中禮部者然後
 對策大廷授以官爵所以九十餘年賢才輩出
 文化旁敷而可以比隆于唐虞之盛者良由造就
 有方進用有道之所致也固宜題其名於學宮俾
 後之游學於是者歷指其名而日某也由正學以
 出身而可法某也務曲學以微名而可惡率相期
 以正心誠意之學自砥礪而思所以追配於前人

府志卷之十

三十一

庶無負夫 國家涵養作興之恩亦足以見名邑
 山川風氣之盛流行於無窮也則斯石之立豈云
 小補也哉故 成化弘治間僉事錢山知縣李嵩周
 不辭而記之

灑教諭畢廣似續易其傾圮正德十五年知縣章
 玄梅闢後山地以廣之厥功未竣嘉靖六年提學
 副使周廣同知范初帥知縣傅雲踵而成之文廟
 堂庶制同德化惟齋之扁曰博文曰約禮戟門之
 東為鄉賢祠西為名宦祠大司寇彭韶為之記庶
 後為司教者廡齋後各為號樓二十楹而學始崇

嚴焉

大公德焉士君子之用世獨無大有為之志乎

蓋嘗觀之界斯人之才必形斯人之用或儉斯人之用而不能秘斯人之名天道人心於是乎見矣然形其用而有未究所以至成於我也專儉其用而名不泯則人心之大公也苟心不公則萬古無聖賢豈復有知之者而思所以祀之哉必祀之以垂厥世吾知人之聚有定論而天之不負斯人也昔人謂名者造物所忌此似見而非非善言天人者也天之於人為善獲報自然之理豈於名而忌之哉人惟以俊爽為高靈譽自重於是人心厭之始有不用用有不美若天忌之使然以實才實德隨地効用則人心服於時名譽垂於後雖謂之天與可也何忌之有此子於湖口重修教諭陳先生祠蓋驗之矣先生莆田世家宋僕射靖之後國初陝西叅政觀之仲子屢更教職學業正心術明行

府志卷之十

三十二

義高潔文章古雅方教諭是學時薦不果用僅徵入諱閣與脩求樂大典使之名益高而道益尊蓋天所厚者先生之學所與者師儒之職謂非形其用而大造於我不可也然先生之蘊有非一用所能盡其在湖邑嘆學官卑陋憫斯文不振於是捐俸買財勞身率士一起其廢而新之樂教不倦身化言傳使人才卒與天地齒此其與學成俗之功有可嘉者江廣戎卒數萬托以勤王散歸所至剽掠先生部督邑人障禦且諭告之得不為害遇民有利病輒於方面或監察慷慨為言故多有踵門請問而後行此其保民恤物之功有可尚者謂非大才任而長於有為不可也先生常典閩廣文衡所取皆公論而親炙弟子若嚴元林環章尤多名士故一時儒碩咸推重焉况其清脩之操老而彌厲楊文貞公稱其士行可質於鬼神金文靖公謂其全名終始而無忝是以人心咸服罔間士庶當

時懷之後世仰之洪熙間先生去湖歸老而沒邑人相與塑像立祠於學歲時祀奉其後訓導天台林純氏復振先生教規諸生愛之成化四年祠壞邑人修之并塑林之像以配蓋以表沒世之恩而答師造之恩也豈非人心太公之明驗乎不然何其像設於老去之餘而復重修於三紀之後哉應感之微誠非偶然者其有係於綱常名教大矣先生之子淮聞祠既修數以書請子記未及為邇自蜀入廣過九江慨先生遺風邈不可致乃謹述而記之先生諱賢字廷傑其秘閣纂修與其他宦蹟非湖祠所係不及贅

兩社學二所

一圖

在縣治左

二圖

在縣治右

俱天順六年提

學僉事李齡命知縣張績建弘治三年知縣周灝

府志卷之十

三十三

益加繕治

彭澤縣儒學宋慶曆間設於崇儒坊去縣東半里

許元因之至元四年縣尹王國輔大為營治而廟宇始崇季造為兵燹廢

國朝洪武初知縣黃安泰仍舊基創造殿廡堂齋越十二年主簿孔希直葺而完之永樂十三年知縣黃諒以是年登進士榜者獨盛於前乃立題名石復請編修林誌記之正統壬戌知縣鄧周續為綜

理修飭成化乙巳知縣凌杞請於提學副使鍾城
叅議林同僉事莊恭錢山協謀區畫發九江鈔廠
餘銀購民地拓而新之弘治初知縣徐俊張顯
加壯麗癸亥都御史林俊提學副使邵寶從諸生
請命知縣王琦改遷今鳳凰山下讀書岩前

賢才致治之本也唐虞野無遺賢書紀其
盛成周濟濟多士詩談其美漢唐宋科目得人史
著其實其來也久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混一海宇誕敷文教以興
致治建學設科以造多士三歲一登其賢能而擢
用之由是賢俊譽髦之士乘時彙進布列中外建

府志卷之十

三十四

功立業黼黻治化故得人之盛有逾於昔乃未樂
之十三年當會試之期天下之士萃者數千人禮
部合試之於三月望日 皇上親試之賜循以下
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獨彭澤與其列者
凡四人焉劉鐸周泰亨劉昱曹遜是已是秋吾友
黃諒因宰厥邑自以得賢才為慶遺書及予曰彭
澤自開國以來登科第者雖歷歷有人抑未有若
此之盛也使無題名之石將來何由考知其人耶
予為詞垣之宗益為我記之以為後先相望可也
予嘗嘆曰天之生賢靡間地里彭澤一蕞爾區耳
而山水如此之奇秀人才如此之卓越且風俗醇
美不尚浮靡蓋有得夫陶狄二先賢之餘韻也今
觀一第之中登名者四彬彬班班實足以副我
國家興賢育才之盛意亦足以見彭澤山嶽之鍾
靈者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賢才又奚可
以地里論耶雖然今日之事既勒於石矣後來之

士未必不觀感興起摩有接踵科甲是登羨官是登于以建功業于可久于以昭治化于無疆者吾友之用心豈曰

小補云乎哉 按舊制畧與瑞昌同而大成殿則東向殿之南為明倫堂又南為稽古亭

按舊志即讀書岩亭也學門右為教諭廡而訓導廡列於櫺星門之左

射圃建於洪武間仍在舊學基右氣槩宋敞而學

始稱偉構焉 提學副使邵實記予既記九江屬邑

南昌遂率彭澤教諭戴鑾來告曰比者彭澤瑞昌二學同時並徙彭澤先瑞昌畢功而記尚缺敢以為請初彭澤學在邑治東病之者謂背陽向昧位置弗當擇所宜徙乃得今之地說者曰前山為案

府志卷之十

二十五

為帽為髻後為鳳為綠拂為蒼厓為潛玉為讀書岩群勝具萃左襟孤峯右帶重嶺而大江之流舉目望之盡數百里爽秀完備學於是為稱特都御史林公俊以巡視至聞而然之分守參議董君威錢君顯參政楊君守愚僉事沈君元王君啓陳君雍副使楊君錦繼廣其意而高守任焉以有茲成功也予嘗怪今師生之為學不務立本而泥風水妨科名動輒請徙故多抑弗許然學之於治大矣而去陋就嘉亦有司常職此所謂同行異情者吾固弗敢廢焉於其成也能無慶乎雖然學所以學道也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天下之大川四而江為首觀水如江非他川比也今彭澤之學既據江為勝而吾夫子肖像在廟凡為師生而從事於斯者盍相與追川上之遊求源於深擬

進於漸期與於大修為天德發為王道而慎獨以始終之則所謂道者蓋不假諸儒眾說而可自得於觀望之間矣今夫江自大禹疏鑿以來其起合流匯之道蓋未嘗一日改也或者不求其故顧於偏溪曲港力求通焉而曰入海由是雖東之之勢終有必至而支離已甚况徒勞而無歸者又往往若是乎君子之於道也何以異此夫志水者必自禹貢而後可得其真六經語孟吾道之禹貢也不是之務而安於偏曲雖垂稱於水亦於學乎奚有哉宮室之成古有頌禱頌禱於學舍道無可語者故於考成之餘擬取川流之旨為我師生告焉因高守請記遂書俾刻之

書院

靖忠書院在縣治北觀音巖後元至正四年縣尹

府志卷之十

三十六

陳吉寫

王國輔建以祀陶靖節狄梁公今廢

附社學五所

在城

成化五年知縣常元建

知

五柳

太平

新

興 建安 以上五所俱洪武三年知縣黃安泰建今廢遺址尚存